

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

江的故事 港的传奇 山的秘密

本报记者 刘海博

内容提要

是江城，是港城，亦是山城。在丹东，江、港、山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承载着作家的乡愁与记忆，他们把这样的地理特征进一步放大——为波光粼粼的鸭绿江立传，让雄阔的历史映照进安稳的现实；为南临黄海、东依鸭绿江的大东港讴歌，将潮声和渔火揉进生活的底色；为富饶而沉默的辽东群山吟唱，对世代耕耘的黑土地表达无限眷恋……生活在江畔、港口、山林的丹东作家，用脚步丈量故乡、用心血回望历史、用笔触记录时代，把关于江的故事、港的传奇、山的秘密在文学中立体呈现。

咆哮的江：那是历史的回响，也是生活的细流

在蛇年岁尾，记者与年近七旬的丹东作家杨白川同行，沿着鸭绿江一路疾驰，路过套里、下尖等村落，去寻找位于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马市村一组的志愿军过江地。那天天气极好，经历了一轮降温的辽沈大地再次回暖，江边湿润的空气无比清新，为往来市民和游客增添了一丝惬意与舒适。

此行，源于杨白川那篇《沉默的丰碑》。在散文中，他以旁观者的视角书写了鸭绿江燕窝铁路浮桥。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这座铁路桥不仅是志愿军将士们过江的重要通道，更是战时物资运输的关键纽带。如今，杨白川就居住在浮桥遗址对面的14楼，每天与桥墩对视的他，想象着一列列满载志愿军将士、军需物资的列车从群山中驶来，穿越肥沃的沙洲平原，隆隆地驶上鸭绿江铁路便桥，风驰电掣驶向异国土地，是何等的威武、壮观？

杨白川讲，原本只是想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当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名收摊的小贩拿起抹布擦拭立在江边的志愿军塑像，询问后才得知，这是摊贩每天必做的“功课”，已成生活日常。

这件事震惊了杨白川，印在脑中，挥之不去，以至于今日，他仍记忆犹新：“那是2017年6月5日下午6点，一个落日辉煌的傍晚。”

鸭绿江，既是中朝两国的界河，也是沿岸中朝两国人民的母亲河。在丹东作家的笔下，如果写江，就不仅仅是写江，而是写那桥、那人，和那场伟大的立国之战。关于鸭绿江的文学作品，不仅仅是历史在当代的回响，更是对生活涓涓细流的记录。

丹东人对于鸭绿江的依恋，用一往情深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在作家心中，记录这条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其中，赵旭光、马云飞、李燕子3位作家沿着鸭绿江整个流域勘查采风，将真实的田野体验与典籍、档案资料融会贯通，带着对家乡的无限深情，完成了《史话》《风物》《纪行》3卷山河传记，合成88.5万字的《鸭绿江传》。

作家李燕子痴情于鸭绿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数十年，长篇小说《寂静的鸭绿江》《咆哮的鸭绿江》以不同历史时期的鸭绿江流域为背景，讲述了社会的变迁和主人公在悲壮历史下的命运浮沉。对于承担《鸭绿江传·纪行卷》的编撰，她称：“又做了一次喜欢做的事，说苦累也心甘情愿，这是我的宿命。”

曾编辑出版地方志的丹东作家黄文科在评论文章《谁人者，倾情为鸭绿江立传》中写道：《鸭绿江传》是关于鸭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重要收获，绝不是终点站，而是加油站，那些有识之士会追随母亲河鸭绿江，倾情再出发。作为诗人的黄文科，同样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行走吟唱着家乡。他的文集《随我的诗歌游丹东》中，有一辑是专门书写鸭绿江的。《观潮亭》《浮桥遗址》《鸭绿江断桥》《如果江畔有孔明灯》……他的诗中有对故乡、对祖国的无限眷恋：“手中的镜头不足以表达我的深情，手中的纸和笔不足以抒发我的热烈，该以江岸垂柳的摇曳，该以一瓣鲜花的娇艳，该以一缕春风的温柔，亲一亲我的祖国。”

鸭绿江的儿女，书写母亲河，是责任，更是情怀。



七 丹东 DANDONG



《鸭绿江传》

分为《史话》《风物》《纪行》三卷，2019年由沈阳出版社出版。以空间为经，时间为纬，全面立体地向读者展示了鸭绿江文化。这是一部鸭绿江流域文明的开发史，是长白山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史，以及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史。



《流浪的鸟巢》

国内第一本聚焦鸭绿江口湿地鸟类及兽类的文学作品。此书不仅是一部关于自然的书，更是彰显独特的人文情怀、人与自然新生态伦理关系，以及生命与悲悯的永恒课题。



《一加一等于二》

以丹东凤城市白旗镇认知障碍男孩的成长故事为线索，探讨童年、成长与乡村生活的主题。采用旁观者视角，以客观、幽默的笔调描绘轮子的世界，既保留儿童的纯真，又引发读者对童年本质的思考。该书入选2025年10月中国好书、央视2025年度好书等。



《我不是博物学家》

博物题材散文集，涉及118种鸟、兽、昆虫、草木。作者写出了它们深度交往的历程，也写出了它们对自我心灵的触动，是一部自然与人的协奏曲，是关于自然与人如何在一个时空里共同经历春风秋雨的史诗。该书入选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。

忙碌的港：那是开放的胸怀，也是时代的律动

一江之利，多惠于下游。丹东的“港城”之称，便来自鸭绿江的地理馈赠。住在江之最尾的东港人，无疑是这份恩惠最直接的享有者。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，成为江海交汇处最敏锐的守望者。他们记录着依江而生、望海而作的劳动者，记录着漂洋过海、栖居湿地的迁徙者，记录着漂洋过海、扎根温棚的舶来者……在潮起潮落间，书写“港城”那带着海风味的故事。

90多公里海岸线、100万亩滩涂、7000万吨货物的年吞吐量，让东港成为一座忙碌的城市。每年3月至5月，东港的候鸟开始忙碌，数量要以百万计，那是它们经过日夜飞行，交会于此的季节。

出生于东港孤山镇的作家王雪茜，用一整部《流浪的鸟巢》记录了鸭绿江口湿地的鸟类和兽类。“每天下午只要放学早，就先要钻进芦苇塘里玩闹一番”“同桌会用新鲜的芦苇叶子编成蟋蟀、小狗”“我从小就熟悉野鸭。我家门口的苇塘，姥姥家附近的池塘，总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”……在《流浪的鸟巢》中，随处可见王雪茜的童年回忆，那些温暖的文字，是她对乡土最原始的情感。“大孤山是鸭绿江口的核心湿地，我出生在孤山脚下，始终认为自己应该留下一本关于鸭绿江口湿地鸟类的书，但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来。”2022年，在经过

无数个看鸟的3月后，王雪茜开始写这部随笔。她写鸟儿求生、孵卵的艰难，写它们迁徙、筑巢的智慧，写那铺天盖地的震撼和野生动物医院里密密麻麻的接诊记录。王雪茜将人与自然平等的世界观，融入温婉的文学叙述中。“大概是因为临海，东港这座小城有着宽广包容的精神，所以这片湿地从从容地接纳了归来的鸟浪，就好像东港人的性格中也多了开放、豪爽、好客。”王雪茜如是说。

东港人的热情，在作家孙成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记者前往东港采访过程中，孙成文坚持要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梭子蟹、黄蚬子、东港草莓，因为这是最地道的“东港味道”。在孙成文笔下，没有比东港黄蚬子更鲜灵的美食：“因为生长在鸭绿江和黄海的‘两合水’中，养分更充足，因此东港的黄蚬子比其他地方的个头更大、肉更肥、味道更鲜美。”他爱鲜灵的黄蚬子，更爱家乡的点点滴滴。他用《小镇夜话》《小镇司机》等散文，记录合隆满族乡40年来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全过程。

作为作家中的美食家，孙成文不但要写出草莓的味道，更对东港草莓“寻根问祖”。他曾在数年间多次前往椅圈镇马家岗草莓村采风，参与了辽宁省作家协会2021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，最终在《小

草莓的前世今生》厘清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写下“丹东草莓之父”李万春在100年前将7株鸡心草莓苗从国外带回繁殖的经过。“若是没有这海味，草莓苗如何能来？若是没有这宽广胸怀，李家怎会将‘金苗苗’分发给乡亲们？若是没有这沿江沿海的湿润气候，东港草莓怎能如此甜美？”孙成文的“三连问”是对东港草莓味道的自信，更是对丹东草莓百年产业的自豪。

作家笔下的“东港味道”，不仅仅是黄蚬子的鲜、草莓的甜，更有历史的“涩”、海战的“苦”。他们会记录下今天大鹿岛的碧蓝海水、金色沙滩、水波涟涟、游人如织，也会回望1894年黄海海战的悲怆与耻辱。生于东港十字街镇龙潭村的诗人于崇军（笔名“荒岛”）会在其诗歌《岛》中，用“一没一往一事”“托起累累伤痕”“涛声自远处响起，于近处消逝”“隐晦地与历史对话。丹东市作协主席侯德全总结：“作家们记录的，不是仇恨，而是耻辱。唯有不忘，方能警钟长鸣。用笔触记录大鹿岛这段历史，是丹东作家的责任与共鸣。”

沉默的山：那是大地的脊梁，也是乡愁的归处

《绝地鱼》中的鸭绿江，《一只洋辣罐的传说》中农村80后孩子的童年生活，《疯狗》中频繁出现的苞米秸垛子，《一只蛾能飞多高》中放养柞蚕的蚕衣生活……这些典型的农村风物，在他笔下具体起来，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宽阔乡村生活的图景，也为他的作品注入浓郁的地域质感与乡土气息。

少时的经历，总会在不经意间影响后来的生活。那些在河边摸鱼、在河口看船、在山间听风的日子，像一条隐形的线，贯穿在作家笔端，成为他们叙述的原点与情感归宿。

36岁那年，隋英军出版了诗集《凤凰城旧忆》，辽东风凰城的风物在他的诗行间得到了全新诠释。丹东著名作家、散文集《孤山独白》的作者张涛在书评中用一句“诗人隋英军，年轻得叫人嫉妒”表达了对隋英军的欣赏与期望，更展现了诗歌在丹东的新老传承。“我出生在抗联名将宋铁岩牺牲的凤城市赛马镇，求学、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凤城。开始写诗后，家乡的历史、往事、山川时不时会跳出来，我想用文字呈现，用我的方式留下文化记忆。”仅用了8个月时间，隋英军就完成了诗集的主体部分。“凤凰山位于凤城市东南部，属长白山脉……虎踞辽东之要塞，自古即为辽东之屏障”，在每一首诗之后，隋英军还附上了相应背景资料，让书写家乡的诗集成为对千年古城历史的追溯，让诗人记忆中的凤凰城，与历史和现实中的凤凰城重合。

同样书写凤城的山，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薛涛则用了另外一种方式。从2021年在白旗镇驻村开始，薛涛以“山中”视角，写下了长篇小说《一加一等于二》、散文集《我不是博物学家》、图画书《南山先生有几只小狗》《我还记得你》等10部作品，以及40余万字的生活日记。

薛涛在白旗镇的住处位于后营子村，乡村小院的门口就是一座山，薛涛将它命名为“南山”，叫自己为“南山先生”。春光正好，薛涛会带着书走进校园、村组，在镇上做全民阅读活动；夏天过“七一”，他会自掏腰包给老党员送棉衣；秋天落叶松黄了，他会推着独轮车去山上捡柴火，这叫“秋备冬”；雪落的时候，他会扔一根木头到灶坑里，呼唤小狗回家…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薛涛以白旗镇为背景，融合乡村生活细节，写下了一系列展现乡土中国的动人故事。在他的笔下，乡村与儿童共生，护林员与小狗相伴，屋顶的炊烟与山影交织成静谧的日常。群山不语，却给人温暖与力量。

“不要写我为白旗镇做了什么，要写白旗镇给了我什么。”采访后，薛涛嘱咐记者，并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凤城白旗镇的山博大、丰腴而沉默，山下面的公鸡唤醒人们劳作，山顶上的明月提醒人们休息，它用丰富的物产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白旗人，也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和细节。”